

海峽志

孫智悅

智悅仰先偉鑒六月三十日

台山後書函冊均取收悉！尊著淮陰志

子續集搜羅廣博紀錄週詳表揚御

人具見真情實所感佩！淮陰志遊一書

讀之有臥遊舊地尤所銘感！存山中謝

尚希

賜察焉！尚復祇頌

撰安

弟李鴻儒



拜啟

九月丁亥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七月二十四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已用电报发往台北。

信的全文如下：

经国吾弟：

咫尺相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竞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詮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备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

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旨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请希珍重，佇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传颂千古的名句。一封平平常常的家书，竟然价值万金，这种估价看似夸大，但它真实地反映了在战火中分离的人们，收到亲人书信的万分喜悦的心情。可诗圣杜甫一定不会想到千载之后，也因战火而分离在海峡两岸的亲人，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三年，而是一别三十多年！这种比“烽火连三月”的日子长久了百倍以上的家书，其价值，对当事人来讲，虽不能说是价值连城，也是万金难求了。

从事台湾工作近30年的智悦同志，与许多台胞、台属有多年而经常的交往，与其中的不少人成了好友，对两岸亲人的离别之苦、团聚之乐，身有感受，知之甚深，既为他们久离之愁而愁，也为他们获信之喜而喜！他深知这些离别三十多年后的来往书函的难以估量的价值！

他在《两岸情深》一文中，谈他读台湾来信的感受时，摘录了二段片断：

一是弟弟写给哥嫂的，来信一开头就写道：“飘泊三十余载。萍踪无寄，离情别绪万千，欲诉无从，未下笔，泪已落，弟心碎矣！”那种欲诉无从的万千离愁，笔未动泪已落的手足情深，令人读之，也不觉心碎。

二是父亲写给儿子的，“父子一别三十多年，突然在五月三日接到来信，获悉家中近况一小部分，使我心中非常兴奋和愉快！我好久不与你们通信，不是我把你们忘记了，而是有许多困难与无奈！”此信行文比前信朴实，从写信人“突然”接到家书后的“非常兴奋与愉快”的表述上，不难想见其喜从天降的欢欣而激动之情，

从“获悉家中近况一小部分”的不满足感中,可以洞悉其想知道亲人、故乡更多更多现状的内心世界。

古人云:“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上述二封台湾来信的片断中,可以想到这本汇集了上百封台湾各阶层人士来信的书,是颇堪细读的。

在此书付梓前,智悦同志要我为他写几句话。我与智悦同志相交相知也有30年了。在两岸音讯隔绝的年代,我们曾携手走南闯北,为在台乡亲组写反映他们亲人现状及故乡变化的各种稿件,通过电台向对岸广播,为他们架起空中的桥梁;在两岸开放交往交流后,我们又曾并肩接待回乡探亲台胞,送走赴台探亲的台属,为他们排忧解难。我深知智悦同志十分热爱对台工作,他把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宝贵时光都献给了统一事业。如今又以退休之身,不忘“旧业”,从200多位台胞的来信中精选编辑了这本《海峡飞鸿》。这是他用智做出的一件让台属、台胞、读者一悦的新奉献;这是他用年过花甲的余热发射出的十分艳丽的夕阳红!

蒋孝文写于2000.2.18

自序

香港回归了,澳门回归了,西方人统治中国人的历史结束了。但是台湾问题何时解决?祖国完全统一还能有多久?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构想。这一构想,现在已在香港、澳门变成了现实。构想成真,香港、澳门继续保持稳定、繁荣、发展的事实,胜于雄辩,必将启迪台湾同胞和所有炎黄子孙,提高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共识,共同为解决台湾问题,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台湾问题,是我们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个内政问题。按理说是应该好解决的,正如廖承志先生在1982年7月24日致蒋经国先生的公开信所言:“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血总是浓于水,骨肉同胞难道比外国人还难协商?还难于坐到一起和和气气地谈判解决问题?

当然,众所周知,台湾问题由于历史上曾被帝国主义长期统治过(仅日本统治就达五十年),在人们的心灵上烙印深深,而且至今某些帝国主义还不死心,还梦想干涉台湾与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其一。其二,台湾问题由于既得利益的统治者人为的种种原因,致使海峡两岸,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三十多年断绝往来,音讯不通,亲人分离之苦实不堪言。直到1979年我们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来,叶剑英委员长的“九条”讲话和《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的公开发表,直至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之后,随着历史的推移,海峡两岸的通邮、通航、通商,才逐渐由不通而到间通,香港、澳门回归了,才算有了直通。目前直通还仅限于香港、澳门。其三,台湾问题还由于李登辉之类的民族败类,勾结台独分子,妄图分裂祖国,搞两个中国,或者搞“一中一台”、“独台”的野心,正符合某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心意与

口味，总在伺机而蠢蠢欲动，破坏和干扰祖国的完全统一。但是，历史总是要发展的，世界人民总是要和平的。伟大祖国的和平统一，完全统一，是历史的潮流，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阻挡的。祖国统一的三块坚冰已经溶化了两块（港、澳），台湾这一块的溶化还能久吗？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曙光已经冉冉升起，照临大地。各行各业的人均以其特有的方式方法，努力奋斗，迎接新世纪，做出新成绩，作出新贡献。愚乃退休的一介书生，只能以真情真意真诚地编撰《海峡飞鸿》，献给新世纪，也算是对朋友、对人民、对历史做一件实事吧。至于大家感知若何？只好见仁见智喽！

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一，是喜善结交朋友。在我们进行祖国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千秋伟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扬光大传统的美德，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永做好朋友。真诚待友，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大业早日实现、为祖国的振兴昌盛做挚友、做诤友。

既要交友，就要联系。联系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书信联系应算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在当今的电子化通讯时代，书信相对来说是迟慢得多，也不能象古人“家书抵万金”的那样比喻，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书信的价值。但书信仍然是人们（包括国家领袖）经常运用的联系方式和方法，是电话、电报等替代不了的。特别是我们跟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友人（包括外国朋友）的联系，书信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一封书信、一张贺卡，或者一张照片，您送去的是温温暖暖的亲情、友情、乡情，她（他）带来的是思亲、思友、思乡的深意厚谊。经常书信往来，既可联络感情，又能深化感情，达到交友、交挚友、交诤友。书信、贺卡等经济实惠，又可以长久保存。有的书信，内容丰富，社会意义（价值）很高，既有可利用的信息，也有可供研究的人物、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资料。名人、领袖的亲笔书信，更是无价的文物瑰宝。

《海峡飞鸿》，搜集的主要部分是一部分台湾朋友的来信选辑。当然也有少数香港朋友、澳门朋友、外国朋友和国内朋友的来信，作为附录收入其中，但都是与海峡两岸有关系的书信，所以才称其是《海峡飞鸿》。这些来信，也不全是给我的，也有的信是寄给我的亲戚朋友和同事的，由他们提供给我而汇集起来的。在每位来信者的信件前面，均有本人于不同时间撰写的来信者的传记或者简介，便于大家了解情况和背景。

《海峡飞鸿》所收录的信件，应该说都是难得而珍贵之品。来信者大多是政治上有影响，社会上有地位，学术上有造诣，经济上有实力，四者必具其一者。但是，在书中排列前后却不是据上述四者，而是根据简化汉字的姓氏笔画多少，姓氏笔画少者在前、多者在后。当然，附录另作别论。

说句心里话，我是用心血和生命编著《海峡飞鸿》的，也将自己的心襟剖白于天下，咸赖大家赐泽德。一谢纳入书中的女士、先生们对本人的厚爱。二谢关爱并支持我编著此书的朋友。三为将来编写地方志书、史书提供点资料。四为子孙后代留下部分淮阴赤子情愫史料，以期启迪他们爱国爱乡、报国兴乡。五衷心谢谢所有真心关爱我的人们。特别是在此书未成之时，台湾的孙旗先生、孙礼坚先生、朱西宁先生、蒋一安先生、杨建华先生、徐钧先生等均已先后仙逝。仅以此书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悼念，诚盼他们九泉有知，领略我的一点心意。

《海峡飞鸿》的出版，还要诚谢恒章先生为拙书题书名和江苏省原台办主任、现省台属联谊会会长蒋孝文先生为拙书作序与厚爱，诚谢挚友恒章先生和王学儒、汪元仁、高素琴等朋友的鼓励和支持。

“谢谢”一词表达不了我的全部心意，还恳请诸君不吝赐教。

孙智悦鞠躬

1999年12月

目 录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蒋孝文
自序	孙智悦
落叶归根的马树礼先生	1
马树礼的来信	4
爱乡记者万学诗先生	5
万学诗的来信	6
一幅丹青见真情	
——记台湾著名画家王攀元先生	6
王攀元的来信	7
话说好友王琦先生	7
王琦的来信	10
乡音未改 乡情犹深	
——介绍台湾著名作家司马中原先生	11
司马中原的来信	19
台湾著名作家兼教授朱西宁先生	20
朱西宁的来信	21
海外赤子 画论泰斗	
——我所知道的孙旗教授	27
孙旗的来信	34
家叔孙礼坚先生	140
孙礼坚的来信	142
重视乡情的邢祖援先生	144
邢祖援的来信	145
平淡诚笃的汪元仁先生	149

汪元仁的来信·····	151
孝子大法官杨建华先生·····	157
杨建华的来信·····	161
文史泰斗 盐城赤子	
——我所知道的台湾“江苏文献资料社”社长	
李鸿儒先生·····	161
李鸿儒的来信·····	164
李葛宗蕙女士及其在“李崇年图书馆”落成典礼上的书面致词	
·····	168
李葛宗蕙的来信·····	170
文如其人的金钺先生·····	171
金钺的来信·····	174
简介陈立夫先生·····	177
陈立夫的来信·····	178
台北淮阴同乡会原理事长周震欧先生·····	179
周震欧的来信·····	184
一副楹联见丹心	
——介绍台湾著名书法家高华山先生·····	187
高华山的来信·····	188
简介高业荣先生·····	189
高业荣的来信·····	189
简介徐钧先生·····	190
徐钧的来信·····	190
台湾艺术界教育界名流蒋一安先生·····	195
蒋一安的来信·····	196
捐资办学的蒋志平先生·····	198
蒋志平的来信·····	200
附录·····	202

香港《大公报》原总经理尹任先先生	203
尹任先的来信	210
身居香港 心系故乡	
——记香港巴黎公司总经理郑兆财先生	292
郑兆财的来信	296
救灾捐款情意重	
——记香港厂主联合会会长黄鑑	298
黄鑑的来信	305
简介香港孔教学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	305
汤恩佳的来信	307
附香港《文汇报》刊载汤博士文章一篇	308
简介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处办公室副主任王今翔先生 ..	316
王今翔的来信	316
简介援菲孙礼春先生	317
孙礼春的来信	317
简介徐健华先生	319
徐健华的来信	319
简介郎毓祥先生	321
郎毓祥的来信	321
简介谢冰岩先生	322
谢冰岩的来信	322

落叶归根的马树礼先生

孙智悦

一介书生闲无事，编写《赤子》聊自慰。拙文献丑诸君前，阅过一笑莫入扉。几年前我写过《故土情深》一文，今日再来写篇《落叶归根》，诚盼诸君不吝赐教。

众所周知，落叶归根是一成语，其本意是指飘落的枯叶，掉落在树木的根部。比喻事物有一定的归宿。引申之意，多指客居他乡的人，终要回到本乡。我的拙见则不然。落叶不一定都要归到树木的根部，才叫落叶归根。否则，树大叶多，都飘落根部，就不能向外发展了？事实上也不可能落叶都归根部。但是，叶毕竟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无论它飘落何处，都与树根部有着无形而又割不断的关系；即使它在别处生根发芽，长大成材，只要它不忘掉老树之根部，也可以谓之落叶归根也。炎黄子孙移居异国他乡者多得很，如果都要落叶归根回到中国来，岂不是无处插足、历史的倒退？既然改革开放了，对“落叶归根”的引申之意，也应作新的诠释。我认为，不论客居那国那乡的中国人，只要他（她）心中还有中国这个概念，他（她）就是当之无愧的炎黄子孙。他（她）如果要为中国或者故乡做点好事，竟管他（她）人不回中国或故乡来，也可以认为他（她）是落叶归根了。

前不久，有一位好友告诉我：台湾的马树礼先生，捐资十万美元，在他的故乡涟水县东马圩盖一座小学教学楼。据说还想再捐十万美元在西马圩兴办一所职业中学，为培育乡亲后生而尽心尽力。我当即就说，马先生也算落叶归根了。

提起马树礼这个名字，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或者在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甚至世界各地，知者众多。

1909年8月3日，马树礼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老张河畔的马

圩村。后因老张河东边又开挖了了一条二千河,马圩村被一分为二,即今之东马圩、西马圩也。马氏是个大家族,在涟水县的历史上曾有过乔、王、吴、马四大家族之称。他的父亲马源及其兄弟们,承继祖业,开木场做生意兼种田,发了财,他兄弟妹三人,其兄名马树成,他排行第二,还有一个妹妹叫马树祯。他自幼聪颖,智慧过人,好读书,肯上进。曾肄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获菲律宾圣托马斯大学商学士。1931年至1933年任新加坡《民国日报》编辑。先后在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担任侨报编辑、总编辑,侨校教员、主任、校长等职。中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他怀着爱国爱乡的赤子之情,率菲律宾记者战地访问团回国采访。徐州失守之后,记者团菲人奉命返菲。他则向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请缨投军,后被派至第三战区政治部,由组员、秘书、而升至少将副主任。在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他向当时的军事负责人李宗仁请假,连夜赶回衣胞之乡涟水马圩,探望父母,了却东渡留学十多年来的思乡思亲夙愿。未料到,一走又近半个世纪不得返回乡里,真是阴差阳错,物换星移,命该如此。在他担任第三战区政治部军职期间,同时创办《前线日报》,兼任社长。抗战胜利后,《前线日报》由战区迁至上海,他继任社长。并代表上海市区当选为国民党政府的首届立法委员。1949年后,他去印度尼西亚,创办《中华商报》。1959年被迫去台湾充任立法院侨政委员会召集委员。1962年出任主管海外工作的国民党中央三组主任。1963年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1964年至1972年任台湾三军大学教授。1969年至1971年任台湾(“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顾问。1972年改任台湾中广公司董事长。是年中日建交(与台湾断交),他被台湾当局派为“亚东关系协会”驻日本代表,综理台湾过去各单位在日本的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协助过韩国的抗战工作,获韩国政府授以建国勋章。在越南战争时期,他也曾协助越南做宣传工作,获越南政府授以文化奖章。并曾获中国国民党

中央颁发的三等、二等、一等实践奖章及华夏奖章。1983年获母校日本明治大学赠予名誉博士学位。这是除美国前驻日本大使赖夏华教授之外，马树礼为获是项学位的第二人。1985年2月奉召回台湾后不久，即接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要职，至1987年上半年辞卸。1990年8月出任“亚东关系协会”会长，至1991年8月辞职。他是台湾知名的日本问题专家。现在，他虽已高龄九十多岁，仍担任台湾“总统府资政”和“国统会委员”，以及“三民主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

马树礼精通中文、日文、英文，其主要著作有《菲律宾独立运动》、《中国战时政治》、《印尼独立史》及《动乱中的印尼》等书。

马树礼的发妻朱宗敬，于1970年去世。续娶吴为琳太太，现任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妇联分会主任委员”。

马树礼跟中国国民党干了六十多年，现在台湾也算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但是，官大不是神，也还是个人。近十年来，他思乡特别心切，除让侄子等亲属回乡祭祖探亲，带去“故土”聊解思乡之情苦之外；还积极支持、襄助故乡堂族同辈续修《马氏宗谱》，以此认祖归宗。当他接到故乡涟水县长赠送的丹青墨宝和亲笔信函时，感慨万分地说：我为党国干了六十余年，从来没有见到过故乡那一任国民党县长给我写一个字的信。而今，共产党的县长给我写来了如此情深热忱的信！他兴奋的挥毫复函道：“承赠丹青墨宝，弥深感篆，特申谢悃。欣见书画两妙，相得益彰，艺苑雄才，曷胜忭佩。族人承蒙照拂周至，受惠匪浅，厚爱之德，永永在怀也。谨奉上复制‘黄山前后海图’一幅，图为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力作，敬供玩赏，至祈哂纳是幸！耑此，顺颂时绥”。

细读马树礼先生的复函，意味深长。可见这一飘飞异乡的老叶，没有忘其根部。竟管其身之宝岛，心却在衣胞之乡。所以，当他得知马圩学校不能满足后生求学之需时，即慷慨解囊，赞助兴办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也是人之常情，亦可谓之“落叶归根”也。

这里收录其来信二封。

永永在怀也

宗宝先生惠鉴：

承赠丹青墨宝，弥深感篆，特申谢悃。欣见书画两妙，相得益彰，艺苑雄才，曷胜忭佩。族人承蒙照拂周至，受惠匪浅，厚爱之德，永永在怀也。谨奉上复制黄山前后海图一幅。图为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力作，敬供玩赏，至祈晒纳是幸！ 耑此顺颂。

时绥

马树礼敬启

81. 12. 17

（即 1992. 12. 17）

注：宗宝，即原涟水县委书记戴宗宝，给马树礼寄去春节慰问信，并赠其字画。

诸承鼎助

春勤副县长惠鉴：

前汇上建校捐款美金陆万元，悉已收到，建校事诸承鼎助，至感，至谢！

此间正筹组农业发展代表团赴江苏、安徽、四川诸地考察，并协助各该地区之农业发展，第一团将于本月中出发，经洽将涟水列入访问对象，此事在北京方面，系由农业部洪副部长及农业交流协会徐莽副秘书长负责，此行希可能对我县之农业发展有助，特先函达，并希能依计划顺利成行。

徐莽副秘书长之电话为北京 500—3366 转分机 2716，其传真（FAX）为 500—2448，此间已由程家瑞博士在北京洽得洪、徐两先

生将涟水排入行程。

为建校今后之连络方便,敬请将贵处之电话见告。贵处如有电讯传真,亦请将号码告知,俾便利通讯。

此间之电话为 758—0789(宅)。778—9923(公),电讯传真为 778—9976(公)

即颂

公祺

马树礼

1993 年 4 月 11 日

注:春勤,即周春勤,涟水县副县长

爱乡记者万学诗先生

孙智悦

万学诗先生,1930 年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历任《大众日报》、《商工日报》驻台湾省议会记者,《台湾日报》采访副主任、通讯主任,《民声日报》采访主任、副总编辑,《亚洲时报》副社长等职。现任《民意论坛报》社社长,《远东时报》执行副社长。从事台湾省政采访工作 30 多年,先后获台湾省府前主席邱创焕颁“匡赞省政”及连战主席颁“助益省政”资深优良奖牌各一面,

万学诗先生的主要著作有《竞选策略与战术》、《台湾危机在那里?》、《台湾往何处去?》、《台湾何去何从? (四)》、《台湾走到那里去? (五)》、《中国往何处去? (六)》、《台湾前途展望(七)》、《台湾路该怎么走? (八)》等。

万学诗先生很热爱故乡,曾几次回故乡淮安来探视、采访,对家乡一草一木都深深的爱,所以故乡人民赞他是爱乡记者。

这里收录一封他的来信。

台湾路该怎么走

智悦乡长吾兄：

接读来函，万分感激，承蒙兄台贺节，更是愧不敢当，敬祝新春愉快，心想事成。

最近两岸关系有欠顺畅，令人忧心。谨附拙著《台湾路该怎么走（八）》一册，敬祈笑纳，尚请时赐教言，以匡不逮。

专此并颂

合府安康

愚弟万学诗谨上

1996年2月28日

一幅丹青见真情

——记台湾著名画家王攀元先生

孙智悦

淮阴市涟水籍的82岁老人王攀元先生，于1991年6月8日，在台湾省宜兰市为祝贺周恩来纪念馆落成，敬写一幅山水图，精表后寄来。这真是一幅丹青见真情。

王攀元先生，1912年生于江苏省淮阴市的涟水县，上海美专毕业，曾在丹阳中学等校任教，在1973年秋季，自己主动申请退休后，在家中闭门作画，曾两度至台北市举办个人画展，是台湾较为著名的画家，曾于1969年入选台湾省的优秀教师。

王攀元先生寄来的这幅山水图，非常特别。图中一座山，山头偏向左上方，山脚伸向右边而有断崖，断隔开的那一截山脚好似陆岸半岛。整座山的形象，酷似台湾地形状，在山脚断崖处有一只水鸟在翱翔。山上是天，山下是水，天水一色，皆为白色。山是黑色，